

著 郎 武 島 有

學 文 與 活 生

譯 軍 我 張



1933

生活與文學

日本有島武郎著

張我軍譯

——一九二九年六月初版，一——三〇〇〇

一九二九年六月初版

生活與文學

——三〇〇〇

每冊實價四角

著者 有島武郎

譯者 張我軍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上海四馬路

分發行處

廣州永漢北路
北京楊梅竹斜街
南平花牌樓

北新分局

譯者序

有島武郎先生的作品，由於我國翻譯界，曾給介紹過幾篇，所以讀者雖不能知道他的全盤，至於他的名子，大概已是大家所認識的了。我在這裏，不想對於他的作品加以批評，不過我可以說一句，就是他在現代日本的文壇，是數一數二的作家；至少，我們可以說，他在現代日本的文學界，是有着牢不可動的地位的大作家。

這平時有一種僻氣，文學理論家的文學論，總不大好讀；如果他同時又是一個作家，那自然作為別論。我所好讀的，是作家的文學論，因為他才能指示我們以文學的真物故也。我們平常讀了許多所謂文學概論之類，但是我們從那裏所得到，只是定義的暗記而已；至於文學其物的真相，却還是茫然。然而作家的文學論之類，我們讀過之後，雖然是斷片，却是比較地可以摸着文學的面目的。這理由很明白，因為理論

家的文學論是站在文學之宮的門外估價的，而作家却是從文學之宮的室內叫出來的呵。事實俱在，並不是因為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個作家，而我為捧這本書，才瞞着良心說的。

這本書是一部小書，對於文學的形式和內容，雖然沒有詳細的說明，可是他那種所謂揠着癢處的筆法，却很能有精彩地傳出文學的真相，和文學與生活的關係的扼要來。我覺得這本書，不但說法很妙，就是編法也無可非難，實在是一部文學的入門書。我們讀了這本書之後，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幾個解答——

1 文學是什麼？

2 文學和生活有什麼關係？

3 文學史上的各種主義，是什麼一個樣子？

4 詩，小說，戲曲在文學上的地位如何？

這四條，是我個人讀後的感想而已，並不是詳細的分析；至於真正的價值，還須待讀

者來批評。

譯者所要說的話，只是這一點；不過，末了，還要說一句，就是原作者已於民國十二年，和一個異性情死了！

一九二八，一二，一。於北平

原書有序一篇，係著者令弟，創作家兼畫家有島生馬氏所作，茲譯其與本書有關係的一段於下：

本書是大正九年四月到翌年之三月，差不多繼續一年，連載於文化生活研究的；著者親自執筆寫的講義，此外應該是沒有的。講義，自其性質說，行文既平易，着想以至表現法也極易明瞭，容易接近。所以我相信，在初次欲玩味故人的作品的人們，是最好的門徑。

緒言

我在這裏所說的生活，主爲指個人的生活，以至現在勉強地可以給個人的生活以充足與可能的家族生活；是不談到用於更其廣的意思的生活，即所謂社會生活或國家生活的。

在此刻我們所過着的生活，所謂純粹的個人的生活，除非是受不愉快的折扣，是容易不能成立的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尙未發達到可以給我們自由，夠使我們成立此事。倘若有人想要過純粹的個人的生活，自然，倘非依隱者似的形式，把這世上所賦與的做人的特權，擲棄大部分，那是辦不到的。恰似在現在的資本制度之下，不問你願意不願，倘各人不參加一個階級，費掉或程度的能力，和他階級的人競爭；在或種意思，打倒周圍的人；從而在或種意思，與人們以痛苦，自己的生活便不能保

障；在此刻，假如你真欲澈底過個人的生活，則使用盡全力於自己的生活，也還是想不到的；因此，勢不得不參加二人以上的團體，一邊雖互相忍受多少的不便，一邊却享受着純粹的個人的生活所得不到的，做人的特權。爲此，家族的各員，在另一方面，不得不忍受或程度的犧牲。而那種忍受犧牲的痛苦，因了長久的習慣的結果，甚至已經變成一種道德了。倘若想一想，在從來的日本的家族生活，家婦對主人（一如主人這句話不遺餘地所表着似的）所供的犧牲，子女對父母所供的犧牲這一類的事，就很可以明白了。那就勉強可以說是美俗吧，但至少也不是合理的事。不是具有普遍的妥當性的事。到近來，那種不合理性，正在逐漸被矯正着。往日，被認為妻或子的道德者，已被認為不是『不道德』，便是『非道德』了。在現今的世上，默然忍從着夫之放蕩的妻，不能說是好妻子；爲父母而賣貞操，或僅僅守父祖的遺產或遺名如終身大事，而過手好閒的兒子，不能說是好兒子，這是明白的。總之，家族生活上的道德的價值，非常地變樣了。細細地想一想這種價值的變遷，任誰也許都可以看出，

那究竟是對於個人生活的『自由獨立的要求』使然的。換言之，是因了家族中的各員，漸次自覺了『個性的尊嚴』的結果，生出了這種價值的變遷的。假如有人，公平無私地拿一種勇氣，認真想一想這種傾向——而且以爲在歷來的變化中，這種傾向是正當的人，誰都相信着——，那麼，沒有不豫明像此刻一般所承認的家族生活，是處於不久就得被破壞的運命的。

重視在來的家族生活的形式的人們，（爲重視牠，自有種種利己的理由爲其後盾，但說起來太多了，所以這裏不詳說。財產私有制度，男性優越的先入思想，內在於生物的『保守的傾向』，女性的失格等——止於舉出這幾項爲讀者的考察的對象）其敵視個性的自由，自是有深大的理由的。着實，在照現在這樣形式中的家族生活，較之既往，儘管行着很進步的調節，但是個性的生活的自由，或其內容之擴大，在牠還是非同小可的威脅。和資質弱的人，由於與時勢的進步妥協的必要，在家族生活的改善的名目之下，一步一步偷偷地在打場做着自己的根據地的家庭的根基者不同；

有着堅強的實質，而且意識了自己在家庭內的優越，而又是『自己本位』的人，會拿個人的自由，不久即將弄出家庭的破壞——這種觀察，遠為澈底的直覺。猶之乎在勞資的關係，沒有澈底的調和點似的，現存的家族生活，和正在被要求的個人生活之間，迫近一看，那裏沒有可渡的橋樑。

於是，我所限制的所謂生活，也就包含在澈底的意思，兩不相容的兩種生活形式的了。個人的生活，在其自由的發展之極致，不但用不着家族生活，並且是一種障礙。家族生活，又必須以各員對於生活的犧牲（不問是自主的或強制的）為必要條件，方能成立。那麼，如果有人問我說，我是打算置重點於這樣相反的生活形式的何方，來考查文學的關係呢？我不遲疑地就要選擇個人的生活。何則？因為所謂文化的基礎，我相信非返回個人不可故也。個人能依其所謂自覺的最高的本能，自由地生活的世界，的確是文化生活。如果有人想從除此以外的計畫，導人類於文化生活，那麼，就只是為使自己失望於成就之日而計畫的大誤謬了。

我想我在上面所說，『個人的生活，以至現在勉強地可以給個人的生活以充足與可能的家族生活』的意思，大約可以明白了。此刻無論怎麼講，我們也只有依靠家族生活（除了極端地對於個人生活的要求強烈的人，或容易地放棄做人的特權的人），造出所要求於未來的生活的面影的一條路了。然若我們沒有弄清楚家族生活對於文化生活所具有的意義，那麼在其餘之點，家族生活的內容，怎樣給整理得便當，其情形也正如在經濟界，一個工廠放下工人不顧慮而給整理着的。那是和正在被要求的文化生活，對角線地相背馳的整理法。所以便是在考查家族生活和文學的關係時，我是不會忘掉那背後所嚴存的個人的生活的。

關於文學這東西，我不得不在這裏辯明我自己。我也許是可以稱為所謂文學者的一人罷，但却顯然不能夠叫做文學研究家的。我未嘗以所謂文學為研究的主題的。從而我對於文學的本質或文學史所有的智識，是無秩序而又是獨斷的。而且恐怕淺薄有過之。因此，我當下手做這工作時，從心裏躊躇起來了。可是有種命運似的某種事

情，終於打動我了。從而最怕讀者遭殃的，顯然是我自己。

總之，所謂藝術的廣漠的世界，已在我們眼前展開了。這是不可移易的真實。我們的生活活動，在悠長的時代之後，已把牠建立於我們眼前了。視藝術僅爲無用之夢的人，實在可恥！——而且那種人，在我們紳士淑女們之中是怎樣地多呵！我是知道此事，所以才這麼說的，不單是漫罵——。非把藝術降低，至於與鍋或釜一樣的實用品不能罷休的人，實在是睜着大眼的瞎子！——而且我知道在我們道德家，主義者之中是怎樣地多，所以不得不說——。猶之乎阿波羅（譯者註：Apollo 希臘神話中十二神之一，司音樂詩歌之神。）是光而又是神，藝術固然是人類的夢，但同時又是真實。猶之乎阿波羅，既非屬於彌涅爾巴（譯者註：Minerva 亦十二神之一，司知識思想之神，生自宙士之頭，與阿波羅同爲宙士之子。），亦不隸於馬求利（譯者註：Mercury，亦十二神之一，司商業之神，亦宙士之子。），乃直隸於宙士（譯者註：Zeus，首神，司天界。），藝術亦非屬於理智，亦不隸於功利，乃直隸於人。如果

有人看錯了這，竟以爲能夠抓住了藝術，那麼，那個人結局不可不說，是把人間生活的實質之一，丟失淨盡的人了。再則，視藝術爲玩藝兒的人，大約也要受相當的報應的吧。視人生其物爲玩藝兒的俏皮家，對於藝術也不與以例外，這倒是澈底。我對之，不想提出任何抗議。然而，對於實際生活的或部分，儘管具着守財奴似的執着，而單把藝術視如玩藝兒的人之心，也許只有由於後日的悔悟，才能重見拯救自其誤謬之日吧。何則？（像後面要說似的）因爲一切的人天生就是藝術家故也。自覺了此事的人，較之沒有自覺的人，不知幸福多少哩！此事只消想一想，同是具有眼睛的人，不用牠的人和正確地用牠的人，何者幸，何者不幸，立刻就明白了。在或多或少，已經自覺了自己是藝術家的人，受了完成而醇化的藝術之提供時，應該不是僅僅玩弄牠就可以滿足的。因爲那件藝術，可以做那個人的內部生活的正當的延長，於他是有用的呵。

目次

譯者序

緒言

一	生活的形相	一
	生之動向——生之內容——生之具象化，即生活——生活中之藝術的要求	
二	藝術的形狀	一五
	藝術的衝動——藝術的衝動之向上性和向下性——藝術的醇化——附言	
三	文學在藝術中的位置	三一
	具象藝術和印象藝術——印象藝術的特長——文學	
四	文學之諸傾向（其一）	四五

內在的傾向——三個對象——過去——感傷主義——未來——浪漫主義——現在——現實主義

五 文學的諸傾向（其二）……………六九

表現的傾向——古典主義——浪漫主義——自然主義——理想主義

六 文學的諸傾向（其三）……………一〇三

具體的傾向——詩——小說——戲曲——其他

七 文學的賞鑑……………一一一

卷頭寫真——本書起稿當時之著者，原稿。

一 生活的形相

生之動向——生之內容——生之具象化，即生活——生活中之藝術的要求

我此刻要在生活與文學的題名之下，考查考查生活與文學是在什麼樣的關係？生活爲什麼要求文學？文學是怎樣地影響生活？爲此，就先生出查一查『生活是什麼？』的必要。欲知生活是什麼，勢不得不查一查形成着生活的內容的『生』其物是什麼了。不做那裏，不但問題的解決不易澈底，認真說起來，不做那裏，結局是不能抓住文學與人生相關聯的楔子的。因此，偶一看去，雖似迂遠的考察，但我相信這絕不可輕視。

我們生着。（譯者註：這一句普通應該譯做『我們活着。』，但是著者把生與活分開說，換言之，生有生的意思，活有活的意思，絕不容混用，所以譯者不得不如此

譯，讀者如讀到本章中一句『這樣地給具象化的生之活，我稱之曰生活』大約就可以明白了。）我們所有的一切要求，盡基於這個所謂『生』的一件事。那麼所謂生着是什麼呢？也許可以這麼說罷——那是所謂生的一種不可思議之力，使一切的存在可能，造出我們所能意識的一切現象。

要確然說出生這東西的本質是什麼，這不可不說是人類所做不到的事。何則？因為我們，沒有一個人能離開這個所謂生而別存故也。因為我們的存在，儘量吸住這個所謂生的力之中，而絲毫不能離開那裏，所以無論如何不能客觀地考察所謂生之力。除非被放在上天之中，人不能判然知道空氣是什麼樣子。可是人未到上天已經死了。因此，人不能夠本質地知透自己和空氣的關係之間，空氣是什麼樣子的『事實』。一樣地，我們也不能夠知道生的本質是什麼。在空氣和人的關係，還多少由種種經驗，有考察空氣這東西之對於人的『本質的關係』的餘地；但是生之窺住人是在空氣之上，不，人完全是獨獨由生其物成立着；故欲知其本質，較之欲知道空氣之類的，一